

科拉斯敏和鸚鵡

科拉斯敏是一个年轻的男子，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，名叫玛丽。他们住在一个小村庄里，那里的人们都很友好。科拉斯敏是一个勤劳的人，他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，为了能让他的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玛丽也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，她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还经常为科拉斯敏准备美味的饭菜。有一天，科拉斯敏在森林里砍柴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鸚鵡。那只鸚鵡看起来很痛苦，科拉斯敏于心不忍，就把它带回了家。他给鸚鵡包扎了伤口，还给它喂了一些食物。渐渐地，鸚鵡的伤好了，它也开始在科拉斯敏的家里飞来飞去。科拉斯敏和玛丽都很喜欢这只鸚鵡，他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“小绿”。小绿也很聪明，它经常能听懂科拉斯敏和玛丽说的话。有一天，小绿突然飞到了森林的深处，科拉斯敏和玛丽都很担心它，就决定去寻找它。他们在森林里找了一天，终于在小绿出现的地方找到了它。小绿告诉他们，那里有一个宝藏，如果谁能拿到它，就能过上非常富有的生活。科拉斯敏和玛丽听了都很心动，他们就决定一起去拿那个宝藏。在去宝藏的路上，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科拉斯敏和玛丽都没有放弃，他们一直努力着往前走。最后，他们终于拿到了宝藏，他们都很开心。科拉斯敏和玛丽决定把宝藏分给村里的人们，让他们也能过上好的生活。从此以后，科拉斯敏和玛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小绿也一直陪伴着他们。

科拉斯敏和玛丽是一对恩爱的情侣，他们住在一个小村庄里。科拉斯敏是一个勤劳的人，他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，为了能让他的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玛丽也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，她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还经常为科拉斯敏准备美味的饭菜。有一天，科拉斯敏在森林里砍柴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鸚鵡。那只鸚鵡看起来很痛苦，科拉斯敏于心不忍，就把它带回了家。他给鸚鵡包扎了伤口，还给它喂了一些食物。渐渐地，鸚鵡的伤好了，它也开始在科拉斯敏的家里飞来飞去。科拉斯敏和玛丽都很喜欢这只鸚鵡，他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“小绿”。小绿也很聪明，它经常能听懂科拉斯敏和玛丽说的话。有一天，小绿突然飞到了森林的深处，科拉斯敏和玛丽都很担心它，就决定去寻找它。他们在森林里找了一天，终于在小绿出现的地方找到了它。小绿告诉他们，那里有一个宝藏，如果谁能拿到它，就能过上非常富有的生活。科拉斯敏和玛丽听了都很心动，他们就决定一起去拿那个宝藏。在去宝藏的路上，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科拉斯敏和玛丽都没有放弃，他们一直努力着往前走。最后，他们终于拿到了宝藏，他们都很开心。科拉斯敏和玛丽决定把宝藏分给村里的人们，让他们也能过上好的生活。从此以后，科拉斯敏和玛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小绿也一直陪伴着他们。

当我谈到墨西哥的时候，指的其实只是共和国南部的一个小镇。在小镇上，环绕着一个花园庭院的两侧，坐落着颇为脆弱的土坯屋子。屋子外面有一条深邃荫凉的门廊，正对着庭院树木的方向。门廊上摆着一张黑玛瑙桌、三把摇椅、一把小小的木椅和一盆康乃馨，还有一个手中拿笔的男人。说到“墨西哥的早晨”，好像我们要谈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。其实归根结底，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，看看头上的一方天空、身旁的一丛树木，再低下头看看手中的练习本，如此而已。

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，这让人感到遗憾。当看到一些宏大的书名，比如《美国的未来》或《欧洲局势》，我们不会在脑海中勾勒一个具体的人——他是胖还是

瘦？是坐在椅子上还是躺在床上？是在向短发的速记员口授文稿，还是正用一支钢笔在纸上做标记？我们无法想象，这实在是一件憾事。

回到眼前，现在是清晨，这里是墨西哥。阳光和煦，墨西哥冬日的阳光总是这样和煦。坐在户外写作真是惬意，空气清新，温度宜人。下周就是圣诞节了，所以一切理应如此恰到好处。

我能闻到一缕康乃馨的芬芳，康乃馨就在我身边。我还能闻到奥寇梯木的树脂味儿、咖啡味儿、清淡的树叶味儿，早晨的味儿，甚至墨西哥的味儿。是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像我们所有人一样，墨西哥也有属于她自己的淡淡的体味。这是一种不同寻常且难以名状的气味，混合着树脂味儿、汗味儿、被太阳烤透的泥土味儿，还有一股尿味儿。

雄鸡还在报晓。本地人的小磨坊里，石磨正懒洋洋地扬起一阵阵玉米粉。几个女人在门口交谈着，于是，那两只家养的鸚鵡也不甘落后地饶舌起来。

即使我没有刻意去听，这两只鸚鵡也总能对我产生某种神奇的效果。它们的声音让我因膈膜颤动而发笑，简直像机械运动。这两只鸟儿长得相当普通，绿色的羽

毛，圆圆的眼睛红中带蓝，显出彻悟的神色，笨重的鼻子向外突出。但是它们很有一套，它们聆听起来心无旁骛，模仿起来像模像样。此刻它们模仿的是罗沙里诺的口哨声，后者正在用一把枝条扎的扫帚打扫庭院。然而罗沙里诺在旁边有人看着他时，从不会这么起劲儿地吹口哨，所以它们模仿得不是很像。他在扫地的时候总是蔫头耷脑的，黑色的头发都快看不见了。每当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们就会笑起来。

那对鹦鹉把罗沙里诺的口哨声模仿得惟妙惟肖，只是稍稍夸张了一点。正是这夸张之处，使其有了一种极为可笑的讽刺意味。鹦鹉们的面孔悲伤苍老，颊肉长垂，扁平的眼睛带着大彻大悟的神情，一动不动地模仿着略显夸张版的罗沙里诺。后者正用他的笤帚打扫着庭院，把窃笑的落叶撮成一小堆一小堆的，越来越湮没在自己的卑微之中。罗沙里诺是逆来顺受、软弱无能的。那无拘无束的印第安人的口哨声是那么雄健强劲，仿佛背后有无尽的活力在推动着似的向天际滑翔。这口哨声，始终比“惟妙惟肖”稍稍夸张了那么一点。

口哨声变成了咕咕啾啾的啁啾声，这时你就知道那对鹦鹉正在挪动自己笨拙的双腿，也许正依靠它们的喙

和冰冷迟钝的爪子，挂着，攥着，向更高的枝条攀爬，像残破的绿色蓓蕾那样朝着太阳生长。突然，它们又发出了尖锐刺耳的模仿声：

“佩罗！噢，佩罗！佩——罗！噢，佩——罗！佩罗！”

它们在模仿人召唤狗的声音，“佩罗”（perro）就是西班牙语里的“狗”。那声音怪文雅的，可又像氰酸钾般尖酸。两只鸟儿能把人召唤狗的声音模仿到这种程度，真了不起。听到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因隔膜颤动而发笑，然后就会思考一个问题：是这样吗？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这么可笑，你还没有意识到吗？

是的，就是这样，这简直是我们人类的专利。我们想不通了，于是把头埋了起来。

现在鹦鹉们像狗一样吠叫起来，跟科拉斯敏的叫声一模一样。科拉斯敏是一只肥肥的卷毛小白狗，几分钟前它还躺在太阳地里，现在则慢吞吞地、听天由命地走到了门廊的阴影处，蹭到我的椅子边，靠墙躺了下来。“呜——呜——呜！汪！汪！呜呜呜呜！”鹦鹉使劲儿叫着，像极了科拉斯敏看到门廊上的陌生人时发出的吠叫声，只是稍稍夸张了那么一点。

我咧开嘴笑了，低头看着科拉斯敏。它也抬头望着

我，黄色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沉默且局促不安的顺从，还带着一丝责备的意味。它有着尖尖的小白鼻子，眼睛下面有一片黑印，活像饱经磨难的人的黑眼圈。科拉斯敏整天无所事事，日头太晒了就跑到荫凉地，荫凉地太冷了就跑到太阳地，不时徒劳地咬一咬身上生跳蚤的地方。

可怜的老科拉斯敏，它才六岁就已经认命了，说不清道不明地认命了。但它并不低声下气，也不逆来顺受。它的身体躺在那里，灵魂却在奋起反抗。

“佩罗！噢，佩——罗！佩——罗！佩——罗！！”

鸚鵡们尖利地叫着，叫声古怪刺耳，带着一种原始的恶毒，让树木都不禁竖起耳朵聆听。这声音仿佛来自没有人智的远古时代，直接刺激着人的隔膜。看到我在笑它，科拉斯敏把小尖鼻子埋到毛茸茸的尾巴里，闭上双眼装睡。接着，它的自我意识突然高涨起来，开始咬起了生跳蚤的地方。

“佩——罗！佩——罗！”接着是一阵压抑克制的吠叫声，恶魔般的西班牙语卷舌音“r”，仿佛是从已经消逝的、怨毒的远古时代潺潺流向现在。接着变成了一种小卷毛狗特有的小声小气的叫声——这对鸚鵡能把声音压得极低极细，活脱脱就像小卷毛狗。接下来，像

是从白天突然坠入黑夜似的，那充满恶意的卷舌音“r”又出现了，响亮地回荡着。

科拉斯敏慢吞吞地离开门廊，垂着头，倒在了太阳地里。不，为了让自己躺得更舒服，它又靠着一股极强的自制力痛苦地站了起来，把身下的土地刨得更松软了一点，然后又倒了下去。

永不言败的勇者！打不倒的科拉斯敏！这个悲哀的白色小卷毛像个钟摆一样，在荫凉地和太阳地之间越来越慢地摆动。

境遇将我牢牢禁锢

我不曾退缩，也没有号哭

命运对我百般捉弄

我血流满面，却仍不低头^①

可这是人类的夸夸其谈，把它安在科拉斯敏头上未免荒谬可笑。可怜的老科拉斯敏那清澈的黄眼睛！尽管鸚鵡对它极尽挖苦之能事，它却要主宰自己的灵魂。不过它可不会在自怜自伤的冲动下挺起胸膛，它还没有进

① 出自19世纪英国诗人威廉·埃内斯特·亨利（William Ernest Henley）的诗作《不可征服》（*Invictus*），下文“主宰自己的灵魂”一句亦出自该诗，与原诗句略有出入，应为劳伦斯的误记。——译者注

化到那个程度。

我一直在等待这对鹦鹉说出英语，直戳我们心窝的那一刻。它们总是仰着头聆听我们闲聊，可至今还没掌握我们的语言。英语让它们困惑，对它们来说，还是西班牙语、科拉斯敏和罗沙里诺的语言来得更自然些。

我本人并不相信进化论，不相信有一条拴在第一推动力上的长线，历经万古，缓缓蜿蜒，连绵不绝。我更愿意相信阿兹特克人所谓的“太阳纪”，也就是说，世界是不断被创造，又不断被毁灭的。太阳剧烈地震动，许多世界如蜡烛般，像是遇到有谁在它们中间咳嗽似的，一个个都熄灭了。然后太阳又会微妙而神秘地再次震动，新的世界又开始闪烁微光。

在旋转的第一推动力之钩上，拴着漫长而令人生厌的时间与进化之绳，不断向前蜿蜒。比起这种说法，“太阳纪”更合我的胃口。我喜欢想象这一切突然完蛋——“砰！”什么也不剩，只有混沌的碎片在飘浮。然后，不知来处，没有缘由的，一片黑暗中闪烁出新的微光。

我喜欢想象这个世界来个大爆炸！当爬行动物已经长得太过笨重时，就该煞煞它们的威风。先是小小的蜂鸟在黑暗中闪烁，接着，一种又一种鸟儿冲破黑暗的

母体，相继出世。火烈鸟用一条腿站了起来，宣告黎明的来临；正午时分，鸚鵡发出尖锐的叫声，几乎像人语一般的叫声；到了晚上，孔雀展开了美丽的尾羽，为夜幕点缀满天的繁星。除了这些纯净的小鸟儿，许多笨重的、细长脖子的、比鳄鱼还要庞大的巨兽也蹒跚着从沼泽地闯入这个世界，等待着结果它们的时刻再次来临。到那时，某个人会在冥冥之中按下按钮，太阳再次“砰”的一声来个大爆炸，鸟儿被炸成碎片满天飞，只有几个鸚鵡蛋、孔雀蛋和火烈鸟蛋被偷偷安置在某个隐秘的角落，待下一个纪元开始，动物再次出现时，它们就会被孵化出来。

大象后腿直立起来，抖掉了背上的泥巴。鸟儿们大惊失色地看着它：天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像手推车一样，既没有翅膀也没有喙的老家伙究竟是什么？

噢，鸟儿们，大事不好了！白色的卷毛小狗科拉斯敏跑出了新生的灌木丛，一路吠叫着，直到鸚鵡的颊肉变成白色，飞进最古老的深幽之处。接着在黄昏时分，野马第一次发出了令人心惊的嘶鸣声，再后来，狮子的吼叫声响彻夜空。

鸟儿们感到悲哀，“这是啥啊？”它们问道。这

是包括所有音阶在内的新声的大合唱，这是新声的宇宙。

鸟儿们在树叶下面低垂脑袋，一言不发。“我们一出声就没有好下场，”它们说，“我们被取代了。”那些兴旺的、庞大的、身上光秃秃的鸟儿们已经被炸成了碎片，只有些小巧的、长着羽毛的鸟儿重新破壳而出并存活下来。这倒算是个安慰。云雀和鹌鹑重新振作起来，它们忘掉了旧太阳，开始在新太阳下发表它们的高见。但是孔雀、火烈鸟、乌鸦——特别是鹦鹉——却无法忘怀旧事。它们在昔日鸟儿当道的年代都是显赫的大人物，鹦鹉还是百鸟之王，它是那么的聪明。

可现在，恕我直言，它却只能在树上待着。它不敢下来，因为地面上有卷毛小白狗科拉斯敏之类的家伙横行。它的内心痛苦不堪。这个没有翅膀、没有喙、没有羽毛，周生长满卷毛，像个鸟窝一样的丑八怪科拉斯敏霸占了地面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，而它本尊，长着大鼻子的鹦鹉老爵爷却只能躲在这家伙够不着的树枝上，流离失所。

于是，它像坐在剧院顶层楼座的地痞流氓一样，高高雄踞在业已消逝的太阳纪的天国，吹着口哨，冷嘲热讽。“汪——汪！”新贵科拉斯敏说，“噢，各位神明！”

鸚鵡叫道：“你们好好听听吧！汪——汪！这就是它说的话！还有比这更蠢的吗？汪——汪！噢，鸟儿的太阳啊，快听！汪——汪——汪！佩罗！佩罗！佩——罗！噢！佩——罗！”

鸚鵡找到了自己的新角色。这位鼻子又硬又大的鸟儿中的老爵爷可不像那些愚蠢的、棕色的鹁鸟和夜莺，会委屈自己唱什么新歌。让它们去叽叽喳喳吧，它鸚鵡可是老派绅士。现在，它就像一个一无是处的旧贵族那样，开始冷嘲热讽！

“噢，佩——罗！佩——罗——罗——罗！”

阿兹特克人说过去曾有过四个太阳，我们的太阳是第五个。一只沾染了黑夜的狂暴的猛兽，也许是一只不知从何处而来的老虎或美洲豹，吞掉了第一个太阳，也吞掉了太阳上那些巨大的昆虫。在大型爬行动物该垮台的时候，一阵大风袭来，第二个太阳爆炸了。第三个太阳在大洪水中毁灭，所有被认为是多余的动物都被淹死了，动物进化成人的萌芽也被扼杀在摇篮之中。

大洪水过后，升起了我们的太阳，出现了小小的、赤身裸体的人类。“哎哟！”古老的大象说，“这是什么动静？”它支起耳朵，聆听着地面上出现的新声。那

是人类的声音，最初的语言，闻所未闻的可怕声音！大象垂下尾巴跑进丛林深处，从此待在那里，低头不问世事。

但是卷毛小白狗科拉斯敏却听得入了迷。“过来！佩罗！佩罗！”那些赤身裸体、双腿直立的动物招呼道。神魂颠倒的科拉斯敏对自己说：“这个名字无法抗拒，我要去！”于是它快步上前，跑到那赤身裸体的人类脚边。然后是马，然后是大象，它们在被赋予名字的时候像是被咒语附了身，纷纷来到人类脚下。其他的动物或是奔走逃命，或是站在原地发抖。

然而在尘埃中，蛇，那最早被废黜的万物之王，再一次咥着自己的尾巴对自己说：“又来了一个！新的万物之王又出现了，永远没个尽头！但是我会弄伤他的脚踝！就像我吞掉鹦鹉蛋，或是舔食科拉斯敏的小狗崽儿一样！”

在树枝上，鹦鹉对自己说：“嗨！这种似鸟非鸟的新玩意儿是什么？为什么他能让科拉斯敏围着他的脚边团团转！一定是新主子了！让我听听他要说什么，看看能不能学会他的话。”

“佩——罗！佩——罗——罗！噢，佩罗！”

鹦鹉学会了。

猴子是万物中最聪明的，当它听到人类说话时，气得大吼大叫起来。“啊，为什么我做不到！”它喋喋不休地说。但是没用的，它属于旧的太阳。于是它坐下来，急促地不停咕哝着，试图穿越那不可见的时间的沟壑，也就是聪明人夸夸而谈的“另一个维度”。他们称之为“第四维度”，仿佛你能像对待那驯顺的其他三个维度一样，用尺子测量它似的。

如果你仔细想想，当你注视着猴子的时候，你其实正在直视另一个维度。猴子也有长度、宽度和高度，它和你处于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宇宙之中。可是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，所以猴子和你是不一样的，把它和你联系起来的进化之绳是不存在的。不存在！你和它之间隔着一次世界的大灾变，隔着一个维度。没用的，你不能把自己和它联系起来，永远不能。你们属于不同的维度。

它嘲弄你，讥笑你，模仿你，有时候甚至比你自己更像你。这很有趣，可你的喜悦里也掺着一丝苦涩。那是另一个维度。

它站在一个太阳底下，你站在另一个太阳底下。它在一个时代里挥着尾巴，你在另一个时代里挠着头。它

戏弄你，也害怕你，你嘲笑它，也畏惧它。

“你和我之间，相隔多长、多宽、多高、多深？”
猴子问道。

你拿出一把卷尺，它却突然开始可憎地模仿你。

你们不属于一个维度，把卷尺放下吧，没用的。

“佩罗！噢，佩——罗！”鹦鹉在尖叫。

科拉斯敏抬头看着我，好像在说：

“那是另一个维度，怎么做都无济于事，让我们在这件事上达成一致吧。”

我低头看着它的黄眼睛说：

“你说得很对，科拉斯敏，那是另一个维度。你和我，我们都承认这一点。但是鹦鹉不肯承认，猴子也不肯承认，还有鳄鱼和蠼螋，它们都不肯承认。它们蜷着身子，在另一个维度的笼子里扭来扭去，憎恨着那个笼子。能发出声音的就嘲笑我们，长了嘴的就咬我们，至于那些连嘴都没有的虫豸，它们就卷起尾巴夹我们，咬我们。它们按照自己维度的规矩来作为，但对我来说，那是另一个维度。”

科拉斯敏轻轻摇着尾巴，抬头看着我，它的眼睛里有真正的智慧。他和我都明白另一个维度是怎么回事

儿，我们彼此理解。

但是长着扁平圆眼睛的鹦鹉可不理解，它们就是不理解。

“噢，佩罗！佩——罗！佩——罗——罗——罗！汪——汪——汪！”

印第安仆从罗沙里诺抬起头来看我，他的眼珠很黑，好像蒙着一层荫翳。他和我之间也不会达成理解。他一直在躲闪，在拒绝。我们之间也隔着另一个维度的鸿沟，他想用三维空间的尺子来沟通这条鸿沟。他知道那是做不到的，我也知道，我们俩对此都心知肚明。

但是他可以模仿我，模仿得惟妙惟肖，就像鹦鹉模仿他一样。而我必须嘲笑他对我的模仿，尽管那笑中带着一丝苦涩。在鹦鹉用哨声模仿他的当儿，他与我的目光相遇了，那时他也必须露出喜忧参半的笑。我们就这样笑着，以此向另一个维度致敬。但是科拉斯敏比我们更有智慧，它那清澈的黄眼睛中，流露出洞悉一切的沉着。

阿兹特克人说这个世界，也就是我们的太阳，将会在地震中从内部爆炸。当我们被取代后，从新的维度来的又会是什么呢？

华亚帕漫步